

石牛村人

的故事

Shi Niu Cun Ren
De Gu Shi

王清平◎著

进城打工、上学，返乡创业，赡养老人，选任村干部……
谨以此书献给有农村背景的朋友们！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石牛村人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牛村人的故事/王清平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136-1047-6

I. ①石…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4881 号

责任编辑 赵静宜 丁楠

责任审读 贺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任燕飞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275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136-1047-6/I · 48

定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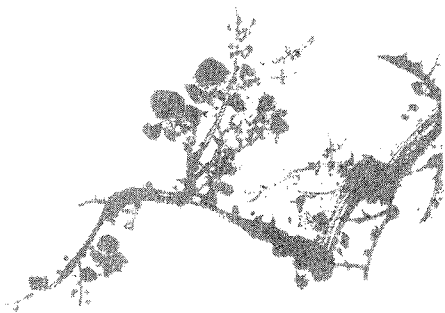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68344225 88386794



目 录

令居

相濡以沫的一对农民老夫妻被两个儿子强行拆散赡养后经历了多少辛酸、无奈和涩涩的幸福。 1

野战

一个为救父亲舍身替富人代孕换钱的村姑把刚生下的孩子带回家,开始了她交织着爱恨情仇的奇特经历。 31

拥抱

城里儿媳下车就拥抱一下老公公,利用石牛村的水产品红红火火做起了生意,还撮合老公公与老相好成家,给石牛村带去一股扑面的新风。 89

驯狗

在城里打工的石兵兵受命为一家公司驯狗看门,却被告盗窃公司财物,丢了女友,他为自己的尊严和清白选择离开。 129

扎根

大菊、二菊在城里开了一家专事女子美容的美容院,一天,一个男人突

然闯进美容院,从此姐妹俩开始了命运沉浮,决心在城里扎根的大菊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47

初恋

一个在城里做足疗的女孩与一个在城里读大学的男孩产生的朦胧美好却又生涩无奈的初恋。 215

刷墙

少年石豆跟着二叔进城刷墙,也混进成人堆里“看景”,但他却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壮举。 235

欠案

石牛村支书吴喜贵在白庙乡书记耿茂盛上任以后便陷入了一场情感、家族、尊严和债务的危机,最后被迫辞职打工还债。 251

后记 291



相濡以沫的一对农民老夫妻被两个儿子强行拆散赡养后经历了多少欣酸、无奈和涩涩的幸福。

—

夏天，一场大病把老蛮子撂倒。幸好阎王爷没一笔勾销他，只落下个半身不遂，走路一瘸一拐的。吃饭说话好人一样，就是身子像纸糊的，风一吹就倒，有一日没一日地向前糊着。串门还行，玩笑照样开，就是多了点酸楚，眨巴眨巴眼，泪水就下来了，找不到过去杠梆脾气的老蛮子影子。一辈子最爱哼哼的那两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也还挂在嘴上，但就是嘴兜不住风，有点跑调。经常挂在嘴上的又多了这句话，“唉，万物都涨价，人老不值钱喽！”

老蛮子叫石玉田，早年学点手艺，闯荡江湖，学了一嘴南腔北调。后来回到白庙乡石牛村老家，口音硬是改不过来了。村上人就给他起个外号：老蛮子。老蛮子和蛮姨守在圩子里的老屋单过。老屋是祖上传下来的，翻盖一茬又一茬，光在老蛮子手里就盖过三茬屋了。但三茬屋都是草屋，只不过最后这一茬，老蛮子攒足劲才把屋墙做成包皮饼，就是土坯外贴一层石头，现在看了不当事，可当时算是最好的了。老宅上那棵歪脖子榆树，老蛮子打小看就那么粗，现在似乎还那么粗，粗得一人搂不过来。树冠团团的，一顶大伞似的罩在老蛮子的老屋上。据说榆树救过老蛮子一家的性命。闹灾害那年，别人到处找不到吃的，老蛮子日夜看守榆树，捋榆钱，剥树皮，把红旗、跃进两个刚一两岁的儿子养活了。同龄人里饿死不少，红旗、跃进和队长家儿子一起，硕果仅存，这一直是老蛮子的骄傲。因此，老蛮子感激院子里那

分居

棵老榆树。现在榆树还是那么茂盛，可老蛮子一天一天老了。榆树上换了一窝一窝的鸟儿，可老蛮子的老屋只剩下孤伶伶的老俩口了。

“去，把红旗跟跃进给我喊来，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这天，老蛮子老俩口坐在老榆树下的石桌子上吃完饭，说起两个儿子赡养的事，老蛮子捺不住火了，推开碗命令蛮姨。一场大病过后，老蛮子本来把世事看得淡了，似乎万事皆休，只求保命。家里柴米油盐，什么事都不问，饭来张嘴，水来湿手，但那天蛮姨幽幽地说，“快到给钱的日子了，没见过他们有什么动静呢？”老蛮子老俩口留在老屋上单过以来，地分别给两个儿子种，三亩地，一个儿子一半。吃粮零花钱都由两个儿子按月给，也二一添作五，一家一年六百斤粮六百块钱。可自打老蛮子生病花钱，这零花钱就不见影子了。平时都是蛮姨管着生活，老蛮子还以为照常给的。一听蛮姨说份子钱没给，他来火了，说死就闭眼地命令蛮姨，“快去，把两个孬种给我喊来。”

“不缺吃不缺穿的，喊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忙得四瓜朝天的。”

老蛮子说，“问他们还管不管咱们。噢，他们小时候，咱们是怎么待他们的？吃榆树叶拣最嫩的给他们，啃榆树皮给他们里面最鲜的，没咱和这棵老榆树，他们早饿死了。”

蛮姨看得开，说，“一人头上一颗露水珠子，容易吗？上辈管下辈，一辈接一辈。人不都是这样。”

老蛮子翻眼，“都是哪样？你看老榆树上的喜鹊窝里，早先蹲的是小喜鹊，现在蹲的是瞎眼老喜鹊。小喜鹊怎么活下来的？老喜鹊打食养大的。老喜鹊怎么活下去的？小喜鹊打食养老的。人，难道还不如喜鹊？”

“那你想怎么着？”

“怎么着？像小喜鹊那样给咱们养老。”

二

白庙乡石牛村离县城不到二十里地。石红旗、石跃进兄弟都在县城打工，早出晚归。每天天刚蒙蒙亮，一人骑一辆摩托车，箭一般窜向城里。天不摸黑，村上见不着兄弟俩的人影。

当初儿子还没成家，老蛮子就在圩外盖好瓦房等在那里，一人一处新宅，一人一座新瓦房。结婚的新房就在新瓦房里。但老蛮子掌家时，兄弟俩

就是结了婚,还是听爸妈的。别人家说,媳妇上门招赘,吵吵闹闹提小锅,他老蛮子绝不允许儿子们单门独户另过。但事实证明,老蛮子的权威渐渐失去作用,他没能逃脱吵吵闹闹提小锅的复辙,红旗、跃进在自己的新房里自食其力了,再也不愿回到老屋上听他老蛮子唠唠叨叨。当老蛮子发现,他已回天无力。红旗、跃进像老蛮子年富力强时一样,开始拼命创家业。一晃,红旗给老蛮子生了个孙女,跃进给老蛮子生了个孙子。孙女、孙子小的时候,老蛮子老俩口事多,抱着,背着,牵着,赶着;上小学了,送着,等着,忙得不亦乐乎,看不到儿子无所谓;孙女、孙子进城读书了,成年累月见不上,心里猫抓似的空落落的。老蛮子夫妇守在老屋里,一天天变老,十天八天看不到儿孙的面,非常正常。想儿孙就白天看看远处城里密密麻麻的塔吊和高楼,傍晚看看远处灯火通明的城市夜空。想逮住儿子,那只有在儿子家的晚饭桌上。

老蛮子大病一场时,红旗、跃进轮流在县城医院侍候。病好一出院,兄弟俩没影子了。人没影子,份子钱该给吧。可过月爸妈还没见着份子钱。爸妈能不急吗?晚上,蛮姨决定先到大儿子红旗家。

当时,红旗刚扎下摩托车,自己钻进锅屋烧饭。

看着红旗锅上锅下忙乎,蛮姨蹲下跟他凑火。红旗的脸精瘦乌黑,眼眶大大的,也乌黑。蛮姨心疼说,“看你都瘦脱形了,哪里不舒服还是怎么的?”红旗说,“没哪里不舒服,就是吃不上正点饭饿的。”蛮姨叹口气,“你们俩口子踩你爸和我的代了,疼孩子心重,开放是个大学生了,又不是城里人,他妈还陪他干吗?”红旗说,“她哪是去陪开放念书,是在那里打工挣钱的。她想就去就去,随她呢。”蛮姨说,“她这一走,你一人在家,这日子清汤寡水的,哪像个家呀。”红旗岔话说,“妈,爸的身体怎么样了?好久没空看他去了。”蛮姨说,“老样子,就是脾气越来越不对劲,看谁都不顺眼,借他大米还他黑豆似的。”红旗说,“妈,人老了都那样,由他性子去。”

蛮姨听了挤挤眼睛,挤出两滴老泪来。红旗说,“我吃完饭看爸去。”蛮姨说,“红旗啊,你爸让我问你,你俩这月的份子钱没给,是不是手头太紧了?”红旗咽下一口饭说,“钱,哪天不紧,可再紧,孝敬你们二老的钱还是要给的。”蛮姨说,“其实,要不是你爸这身子朽了,有吃有穿,咱们也花不了你们什么钱。就是你爸天天要吃药,得有钱陪着。”红旗放下碗筷问,“跃进这月也还没给?”蛮姨说,“没给,你爸以为你俩说好了不给了呢。”红旗生气说,

“我是开放交学费，一时转不过弯子没给，他怎么不给的？我去找他。”蛮姨说，“你是老大，找他说说，可不要伤了和气。”

红旗洗了碗筷，把妈送出门，自己去了弟弟跃进家。

三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红旗自告奋勇替爸妈分忧，憋着一肚子气找到弟弟跃进。跃进也刚到家，正弄两盅小酒在哩。看哥黑着脸站在门口，淡淡说句，“喱两盅？”

红旗走过去坐到弟弟对面说，“喱两盅。”

跃进拿双筷子往桌上一搁，把桌上一碟花生米往哥哥面前推了推，给哥倒一盅酒。兄弟俩谁也不说话，只顾着喱酒。

两盅酒下肚，红旗忍不住了，“这月爸妈的份子钱还没给吧？”

跃进挑眼看一下哥哥，“给了。”

红旗一颗花生米衔在嘴里嗡嗡说，“妈说没给。”

跃进反问，“哥，你给了吗？”

红旗说，“开放上大学一把手交了一万多块学费，我一时手头紧，下月一起补上。”

跃进说，“哪家没难处，哥，桂花正跟我闹别扭呢。”说着眼圈就红了，鼻子嗤嗤的，嘴角撇撇要哭的样子。

红旗烦烦地说，“单门另过，一手一脚的，里外都她当家，她怎么还不如意呀，再闹，朝死里揍，这样闹下去哪辈子是个尽头。”

跃进一摊蒜熊似地低下头说，“平时不来理，我没少揍她，这次闹，我觉得她在理。”

红旗睁眼说，“在什么理？敢闹，就敢揍她。大不了离婚。”

跃进生气了，“哥，你听我说完，她想在城里买房子，从今以后我有一分钱都交她手里攒着。”

红旗怔怔地看看弟弟，突然笑了，“她想得美，进城买房子干吗？住在楼上喝着西北风呀。”

跃进打断哥的话说，“哥，我觉得桂花想的对，咱们祖祖辈辈苦死累活在地里刨食吃，跟喝西北风差不多，活得哪像个人样呢，要是憋一憋在城里买

处房子，咱们打工就用不着风里雨里颠蹶着往乡下跑了，多好啊。”

红旗摔下筷子说，“好什么好，爸妈在这里，你想往哪儿去？啊，在城里买房子，你们住高楼，把爸妈撵乡下不管了，桂花她有这个心，你跃进难道也这么想吗？”

跃进说，“桂花和我都没这么想呀，哥。”

红旗猛地喝下一盅酒，站起来说，“我看你们就是这么想的，你说，爸妈这月的份子钱怎么不给的？”

跃进也站起来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钱不凑手，肯定会给的。”

红旗不说话了，跃进倒嘀咕一句，“你不是也还没给吗？”一句话把红旗惹火了，“我要不给我就是树桠上掉下来的。”

“树桠上掉下来的那是野种。”红旗的话没落地就让从堂屋赶到偏房来的桂花接住，而且加上野种的标签。

红旗一听脑子里火星直冒，但看到桂花一副母夜叉样子，红旗脑子里的火星纷纷落地成灰。还在桂花刚过门没几天，听说桂花对蛮姨弄翻洗脚水破口大骂，红旗决定上门教训跃进，治治他这个擤鼻涕不上墙的弟弟。可三句话没说就让桂花一把攥住性命疙瘩掀翻在地，疼得遍地打滚，号啕大哭。今天，他本来以为泼妇桂花不在家，趁机兄弟俩为赡养老人的事好好商量商量，不曾想让桂花骂成野种，真是气得无地自容。红旗憋红脸说，“咱们弟兄说话，不许外人插嘴。”

桂花跳脚说，“外人？在这家你才是外人！啊，你有本事充当大孝子，上门来声讨我们。你算什么东西，口口声声让我们掏钱养活爸妈，你呢？你做老大的榜样做得怎么样呀？自己一腔屎到处说人家不干净，你的月份钱不给凭什么找我们算账的。告诉你，今年的月份钱我们早给过头了，下次一分钱没有。”

红旗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跃进，跃进埋下头。

桂花解释说，“啊，老爹住院花掉那么多钱不是咱家的钱呀。”

红旗一听这话两头不来气，哭笑不得地说，“照你这么说，咱们俩家今年都不能再给爸妈份子钱了，爸住院你家花一半，我也没少花一分啊。但桥归桥，路归路，爸看病花钱跟月份钱能搅在一起吗？”

桂花扭头走出偏房说，“反正，今年别想我一个子了。”

红旗骂一句，“放狗屁！”

桂花听到突然转回头，伸手从门边摸一根木棍，举起来砸向红旗。红旗迎着桂花一头撞过去，把桂花撞翻在地，跳到门外，手指弟弟说，“跃进，你要是管不了你女人，爸妈不要你养老了，我一包背，就当爸妈没你这个儿子！”

桂花爬起来，继续举棍追着大伯子，一直把红旗追出老远。

四

为养二老，兄弟失和，老蛮子和蛮姨听到后老泪纵横，他们对红旗说，“我们还能在世上活几年呀，你们兄弟好好的，不要闹得让人家看笑话。”

红旗说，“爸，妈，你们去跟跃进说，他一月挺一百块钱，一年挺五百斤粮食，我来养活你们，从此，你们生老病死与他们无关了。”

老蛮子不同意，兄弟一般重的，一家一半，你何必少要他的。蛮姨说，“就是少要他的，桂花也未必同意。”

蛮姨逮住跃进从城里打工回家，赶到跃进家。蛮姨怵桂花不来理，盘算好背地里跟二儿子跃进商量一下再说的，结果桂花跟着跃进，一句话没法说。但桂花聪明，早猜透妈的来意，问，“他奶有事吧。”蛮姨不能不说了，刚把红旗的意思说出来，桂花就抢白了过去，“哼哼，他想得倒美，你们跟他过，我们一月一百块钱一年五百斤粮食，这都够他全家的伙食开销了，那是给他们一家养老，不光是给你们养老了。不行，我们不能同意。”蛮姨说，“光你爸吃药打针就不止这么多钱呢。”桂花接过话说，“既然跟他过了，那吃药打针他花钱那是应该的。”蛮姨听了有点生气说，“那你们要是这份心，红旗给你们那么多钱和粮食，你们俩口子养活我们。”桂花看看丈夫，跃进看看媳妇。桂花说，“我们有这份心，没这份时间和精力。”蛮姨流泪说，“那你们就想撒手不管爸妈了。”

跃进说，“妈别气，让我和哥再商量商量。”他把蛮姨扶回老屋后，去了红旗家。

红旗一人在家看电视，看跃进进屋，还在气头上，正眼没看弟弟一眼，继续看电视。跃进跟着看一会电视说，“妈刚才去我那说了你的想法，桂花觉得不妥，我想跟你再商量商量，找个两全齐美的办法。”红旗说，“把爸妈拖去活埋掉，就两全齐美了。”跃进堵得半天没说话。红旗倒没完没了地蹊落起他，“你白披张男人皮了，桂花放个屁给你吃，你都咽得下去？咱爸妈她疼得

大腿哪条筋，是死是活她才不管呢，但咱们在世上披张人皮就不能让人戳脊梁骨。你说你不养活爸妈，我不养活爸妈，当初爸妈养活咱俩干什么？”跃进辩解说，“我没说不养活爸妈呀。”“那你能找到什么两全齐美的办法？”跃进说，“我想咱们两家出一样多的钱，爸妈还在老屋里过，找个保姆侍候他们。”红旗说，“亏你想得出来，乡下人雇保姆，是有钱烧的，还是咱们不孝？”跃进说，“这有什么呢，很正常的事情嘛。”红旗说，“你还不如提出把爸妈送到乡养老院里呢，眼不见，心不烦，死活不用咱们管，那多好。但是，你良心能安吗？”跃进说，“我没说把他们送到乡养老院里呀，我是说还让他们住在老屋里。”红旗说，“不行，你要是不愿挺钱挺粮出来，干脆，那爸妈两张嘴，一家一张，咱们分开养活。”

跃进没了主意，决定回家跟媳妇再合计合计。

五

跃进回到家对桂花一说，桂花欣然同意，“好啊，这样公平，咱们同意。”跃进一听，转身就要去给哥回话，桂花一把抓住拉回他，“你要你爸，还是你妈？”

跃进想了想说，“要我妈。从小妈最疼我了。”桂花手指直戳跃进脑瓜说，“你脑子里进水了，你妈能行能动的，早哩。你爸说死就死的人了，要你爸。”跃进说，“弯扁担不折，别看爸那样病病歪歪的，还不知哪天走呢。”桂花想想也是，“那就要你妈？可你妈碎嘴，唠唠叨叨让人受不了，不死也让她给气死了。不行，还是要你爸。不过，你爸也不是个好东西，说摔就掼，一句话不投堂就撂脸子摔东西，是个顺毛驴，要是言高语低的，他闹得满村都知道，咱们真不好做人了。”跃进说，“那就还要妈，我说妈心肠好，嘴碎点不要紧，她能行能动的，能帮着家里做事。”桂花说，“你还指望你妈给你做事，当初哄咱们家改革时，那三天跌跤两天破皮的，什么也别指望她。”跃进说，“好歹比爸支张嘴吃饭强吧。”合计来合计去，桂花没松口要养哪个。想得头疼，桂花说，“睡吧，明天再定。”两口子就睡下了。

第二天，兄弟俩在城里一个楼房工地上各干各干的，红旗拿瓦刀站在空中砌墙，跃进在地上拌浆。中午吃饭的时候，兄弟俩走到一起。本来，他们都带着盒饭，从食堂里买点儿菜蹲一边吃吃就算糊一顿的，晚上回家再像样

吃一顿，彼此从来不说话。不过，红旗今天特地端着饭盒走到蹲在路边的跃进面前问，“跟桂花合计好没有，爸妈怎么办？”

跃进说，“一家一个养老送终。你养活的，我不问。我养活的，你不问。生老病死一包背，各背各的。”

红旗说，“行，你背哪个，想好了吗？”

跃进说，“爸病得重，我认养爸爸。”

红旗说，“行，那我就认养妈。但是，我可丑话说在前头，爸爸要有专人侍候，不能断药停针，咱要对得起爸。”

跃进说，“这个我清楚，认养爸爸不是想早点把他弄死，是要把他侍候得更好，安度晚年。”

红旗说，“有这份心，爸就该放心了。”

但是，晚上回家，跃进跟桂花把情况一说，桂花跟他翻眼，“怎么没经过我同意你就认养你爸？我不同意，你同意你跟你爸过好了。”

跃进着急说，“哎，是你说好了要养活爸爸的，怎么你又变卦了呢？你不是说养爸划算的吗？”

桂花逼着丈夫，向地上啐口唾沫说，“我说了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是的，你爸是没几天活头了，但要专人侍候，那不缠人吗？我想好了，还是要你妈。你妈行行壮壮的，给口吃的就行了，长眼看门，伸手烧饭，都好样的。你这个窝囊废，肯定是红旗那个孬种把你妈先挑去了，把你爸踢给咱们的。”

跃进说，“不要冤枉他，是我自己挑的。”

“那你脑子里就有屎。你想呀，你爸本来就是要死的人了，你要他来砸在咱手里，死人头上有糍子，浑身上下全是嘴你也说不清楚，要是过不多久死在咱家，那咱们不是得背着不孝的罪名吗？那出来进去还能抬起头吗？”

跃进说，“我明白了，现在我就去找哥调，咱们养活妈了。”

桂花说，“别说我说的，就说是你妈要跟咱们过的。”

跃进再次来到红旗家，说要把爸调整成妈，红旗说，“随你，二老一般重的，挑谁都不外气，谁叫咱们都是妈一个奶头吊大的呢。”

跃进临走时说，“就这么定了，哪天去领妈？”

红旗说，“急什么，爸妈还不一定同意呢。”

六

老蛮子真的不同意，一听老婆子传过的话就气得浑身哆嗦了，骂红旗、跃进两个不是东西，居然把晚年的爸妈拆散掉，“什么一家一个侍候，不去，哪家都不去，咱老孤俩死也死在一起。”

蛮姨说，“头别裤裆里跟哪个攒劲啊，你还以为你是三四十岁呀，能行能动，说摔就掼的？你已经七老八十了，一分钱不值了。他们有这份心已经不错了，要是把你和我扔掉不管行不行？一点问题没有。前庄后邻这样的事还少吗，就差拖去喂狗了。他兄弟俩好歹有这份心，一家一个养活，省得扯皮。你没听古人说过吗，共猫胖，共驴瘦，共养父母不长肉。哪不想一手一脚过日子，哪个想拖老带小的，那不是没办法吗？你就依了他们吧，要不咱们就都得饿死在这老屋里了。”

老蛮子说，“理是这个理呀，但我接受不了呀。咱们结婚这么多年，虽说吵架磨牙不少，可从来没分开过呀，现在到老了，让儿子给分开了，你说你心里能好受吗？”

蛮姨说，“不好受也得受呀，不然怎么办呢？”

老蛮子问，“你答应跃进去他家了？他能容得下你，他媳妇能容得下你吗？你去吃她那瞅眼食能吃得下去吗？你不死也让她眼睛给你挖死掉了。”

蛮姨让老蛮子说哭了，有点胆怯了。但抹一下泪还是说，“唉，好在我能行能动的，还能帮他们干点活，加上我自己有地在他们手上种着，好歹只吃他们一口饭，他们烧饭多添一碗水多加一把米就行了。要是你去他家，那才叫我揪心呢，你说你整天要别人侍候着，他家哪个去侍候你呀，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再整天言高语低的，那你活不了几天了。”

老蛮子说，“亏你想得周到，红旗还有点儿良心，也能攥住媳妇，跟他的确能多活一阵子，可就是你去跃进家我不放心呀。”

蛮姨说，“你能多活几天，我就能多陪你几天，你不要老惦记着我，我没事的。”

老蛮子用手抖抖乎乎去摸蛮姨的脸说，“咱们还能唱树上的鸟儿吗？”

蛮姨说，“能，好歹还在一个庄子住着，就是那么几步地，不跟阴阳两界似的。咱们约好了，没事还到一起，晒太阳，看榆树上的鸟窝，唱树上的鸟儿

成双对。”

那我就现在唱，老蛮子嘴关不住风唱起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呐。”

蛮姨紧紧抓住老蛮子的手，两双手像老树根似地纠缠在一起。

七

老蛮子老来分居，很不适应。开始还不是分居，只是不在一锅吃饭。白天，老蛮子歪歪倒倒挪到红旗家吃饭。晚上，再歪歪倒倒回老屋里睡觉。蛮姨也是。白天扶着老蛮子送到红旗家屋后，撒手看着老头吃力地转过屋角，然后就去跃进家。

第一天，老蛮子受到红旗欢迎。红旗烧热水给爸洗了脸，盛好饭给爸吃。父子俩吃完饭就坐下拉闲。东家长西家短，这个生了什么病，那个撑不了几天，老蛮子知道得比儿子还多。为侍候爸爸，红旗没进城打工，陪着老蛮子说说话。老蛮子过得很开心。

但蛮姨就没现成饭吃。第一天说好早上过去吃早饭的，等到跃进家一看，冷锅冷灶。跃进进城打工早走了。媳妇还在睡觉。蛮姨就自己动手做起饭来。早饭做好了，媳妇才起床一块吃饭。

晚上回到老屋，老蛮子问蛮姨，“吃到现成饭了？”

蛮姨说，“吃到了。”

“跃进媳妇撂脸子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蛮姨转过脸去说，“真的没有，她自己挑的我，她还不高兴，干吗要撂脸子。”

老蛮子半信半疑说，“那她跟你搭话了？”

“搭话了，还问我吃饱没吃饱呢！”

老蛮子不言语了。

一连三天下来，跃进没什么，红旗可受不了了，只闷声不响抽闷烟，老蛮子问十句话，红旗嗯嗯呀呀答不上一句。红旗心急得筛斗大。跃进认养了妈，一天没耽搁进城打工，有媳妇在家，没后顾之忧。即使没媳妇在家，妈也

能自己烧口吃的，自己照顾自己。可他红旗就不行了。媳妇跟孩子进城打工了，家里没一个闲人，爸爸伸手拿不起四两，饭来张口，水来湿手，寸步不能离人。这不是坐吃山空吗？能不急吗？

红旗脸上的不耐烦老蛮子早看出来，他是吃不下瞅眼食的。吃午饭时，老蛮子罢吃，坐在桌边生气。红旗催他吃，老蛮子不吃。

老蛮子问，“看你那死人脸子我能吃得下去吗，你有什么千万别憋在心里，就说出来。”

红旗说，“爸，我不是嫌弃你，是觉得这样下去我没法养活你了。你看自从你到我家来，我哪也去不了，钱是有出没进的，这哪天是个头呢？”

老蛮子说，“那你叫你媳妇回来不就行了吗？”

红旗噎住了，半天才说，“爸，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我家来住，别住圩里老屋里了，阴天涝雨，早早晚晚的，你腿脚又不方便，住到我家来以后，早晚我在家烧饭给你吃，中午让妈来烧顿饭给你吃。这样我就能进城打工了，怎么样？”

老蛮子说，“行。”

晚上回老屋里跟蛮姨一说，蛮姨叹口气说，“跃进媳妇也说让我搬她家去住，我还没答应呢，我想那样咱真的就老来散了。现在既然红旗也这么想，那就听孩子们的，两下住着吧。”老蛮子也叹口气说，“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老蛮子老俩口恋恋不舍锁上老屋，一步一回头看着老屋屋前的老榆树，越来越看清树上的鸟窝和时起时落的鸟儿。

八

老蛮子老俩口分别住在两个儿子家。一辈子没分开住过，乍乍分开，两个老人没抓没挠的。吃完早饭，蛮姨踱过来找老蛮子，“昨晚睡得好吗？”老蛮子实话实说，“哪好，一夜没合眼，你呢？”蛮姨说，“我睡得好，一夜睡到天亮。”老蛮子伸手去抹蛮姨的眼屎，“睡好了怎么眼还红呢，肯定没睡好。”蛮姨说，“本来我的觉就少。”

儿子走了，屋里屋外就老蛮子老俩口子，晒着太阳，拉着家常，不觉无意就到中午做饭时候了。蛮姨起身去锅屋做饭。红旗昨天买了肉，放在锅台

上,很显眼。老蛮子说,“红旗临走交待了,晌午吃肉。”蛮姨就切肉烧了。蛮姨做好饭菜,盛上桌,喊老蛮子吃饭,自己向外走。老蛮子说,“你还去跃进家吃吗?就在这吃一口吧。”蛮姨说,“吃一口没什么,跃进媳妇还等着我做饭呢。”老蛮子说,“红旗临走时说让你一块吃肉的。”蛮姨挤挤眼泪,坐到桌边问,“肉烂了吗?”自己就是不吃。老蛮子说,“稀花烂。”夹一块肉送到蛮姨嘴里,问,“香吗?”蛮姨吃着肉说,“香。”“那就一块吃吧。”蛮姨嘴里还嚼着肉,站起来说,“还是回跃进那边去吃吧。”

就这样,老蛮子跟蛮姨分分合合,时分时合。按说也没天各一方,起码晌午做饭时老俩口能在一起,但总觉着别扭。老蛮子吃上现成饭了,可蛮姨负担更重了。中午忙过老蛮子中饭,又去忙跃进媳妇的中饭。跃进媳妇在吃上舍得花钱。村头小店里什么新鲜买什么吃,什么好吃买什么吃,没因为多了婆婆就抠门。但张桂花自打婆婆进门,就懒得做饭,而且对婆婆管得很严。做饭迟一迟,脸子马上不好看。蛮姨性格有点面,只做事不说话,但心里一肚子数。做着那些好吃的,心里老惦记着老蛮子,要是老头子吃上一口,那心里才舒坦。

一天,张桂花吃完饭串门走了,蛮姨涮锅洗碗后,听着没动静,就把半碗鸡肉夹几块包包裹裹放进口袋里,急忙去红旗家会老蛮子。进门打开包着的鸡肉,哦,还热乎乎的。老蛮子眼睛一亮,嘴里直生口水。蛮姨没来得及去偏屋拿筷子,就用手撮起一块鸡肉送到老蛮子嘴里,“好吃吗?”老蛮子吃得香香的,嘴里嗡嗡说,“嗯,好吃。”

没到晚上,蛮姨回到跃进家,一进门就看见一块砖头蹦过来,差点砸到她的腿,一条瘦狗汪汪直叫,从她腿边窜出去。接着就听到张桂花在比鸡骂狗,指桑骂槐,“噢,拿你当人,你不当人,给你脸,你不要脸,吃里扒外,把家里东西往外拿。真是家贼难防啊。呸,我说话撂在那搁着,哪天让我逮着了,我非把你那手剁掉不可,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看你还敢偷。”虽然张桂花没指名道姓说婆婆偷了鸡肉,但蛮姨心里直打鼓,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低着头站在院门口。这时如果她接茬,跃进媳妇非把她撕了不可。她忍气吞声进锅屋做饭了。做好饭上桌,跃进正好回到家。蛮姨无事人似地喊媳妇吃饭,媳妇端起那半碗鸡肉倒到狗食盆里,转身去正屋睡觉。

跃进看着蛮姨问,“怎么了?”蛮姨哭了,“今天我拿几块鸡肉给你爸吃,你媳妇骂得祖宗八代都翻身了。”跃进脸子撂下来,“妈,爸有哥养活,你这样